盛开“云端”的千亩杏花

——万荣县皇甫乡南吴村袁家线上杏花节侧记

■本报记者 牛嘉荣

孤峰山下，田连阡陌，村落屋舍分布其间，春风拂过杏花海，如雪落花飞扬。这里是第六届“山生有杏·乡约袁家”杏花节现场。这一届，与往年有所不同……

漫山遍野的杏花密密匝匝，春风拂过，杏花海再度泛起了涟漪。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

飞入“云端”赏杏花
在云端，掌上同游杏花间

青石板铺就的杏花广场，青柏苍翠的孤峰山，山间邂逅的月牙泉，漫山遍野的杏树林……一处处美景、一幅幅好春光通过线上直播，出现在广大“云游客”的手机屏幕中。

3月15日下午3时30分，第六届“山生有杏·乡约袁家”杏花节由运城日报社新媒体独家直播。通过记者真实的镜头、踏春的脚步，受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影响的市民游客，才得以完成了一次与杏花的“云端”约会。轻点指尖，便可一览袁家风光；足不出户，也能见证千亩芳菲。

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约会。

因袁家杏花节景点多且分散，直播采用双线追踪，跟随两位出镜记者的各自行程，进行实时采访。不过一个小时，便展现出春风醉人的三千亩杏花林、南吴村的古村民俗和村民蒸蒸日上的乡村生活。

在出镜记者王亚坤的引导下，我们漫游在曲径通幽的杏花小道中，花瓣落在青石铺就的步道上，更显一番美感；抬头远望，孤峰山层峦叠翠，在重重树影中，遇见坐落于山脊的柏林庙；随着镜头推移，路过双泉流碧，途经月牙泉，步上石阶，走进杏花烟雨，春风吹落的杏花花瓣，也“舞”进了观众的屏幕里。

紧跟另一位出镜记者董战轩的脚步，我们从杏花广场出发，走入古朴村落之中，看到了在村民心中极具灵性并寄予希望的古树；走近了当地村民的山泉取水处，看到泉水汩汩而出，清澈甘甜；穿过乡间巷道，脚步一转便踏入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古建内，跨过石阶，观众也一道穿越时空，融入老院落的历史故事。

两位出镜记者随后相遇在层层梯田、团团绽放的杏花林中，这里有农人劳作的身影、热情淳朴的民俗舞蹈、三三两两的赏花游人。挂在杏树树枝上的红灯笼随风摇摆，花瓣轻盈飘落，飞在风景优美的南吴村中，也通过手机屏幕投映进“云游客”的眸子里。

飞出一片“杏花”源
在现场，镜头背后的人间

如果想要亲临杏花节现场，今年可有了不少变化，光是进村就要通过层层“关卡”考验。

“三码联查、个人信息登记、严格佩戴口罩一样都不能少。”74岁的南吴村村民董妙玲介绍道，“除了这些，我得负责游客的劝导工作，防止他们走错路上到险峰。不过今年来的游客真的太少了。”坐在她身旁的皇甫村村民张翠英接话道：“因为疫情，今年没啥人来，往年可要热闹多了。”这位84岁的老人家告诉记者，每年杏花节都会和家人一起来游览，今年对她来说变化最大。“往年杏花广场都是土路，不仅难走，连个能坐的地方都没有，现在铺满了青石板，简直就像‘愚公移山’。”张奶奶表示，青石板铺成的广场更适合老年人游玩，“起码有了坐的地方”。

杏花小道上，有这样一组游人引人注目。“我们4个是20年的闺蜜了，从年轻时在万荣飞云市场朝夕相伴到如今四散东西，聚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。”闺蜜团中的涛姐为记者讲述起前年4人同游杏花节的情景，“那时候可热闹了，不像今年，大部分游人都在线上看直播。”涛姐补充道：“幸好今年大家都在万荣，这才有机会重游故地。一来就发现，青山更绿，杏花更盛，空气也比之前更加清新爽朗。”谈及南吴村的变化，涛姐指出，袁马线新铺就的柏油路干净整洁，不像两年前还是坑坑洼洼的，开车走路都很不方便。

已携手相伴50余年的赵鹏义夫妇就是从袁马线骑摩托过来的。这位80岁的老人说，自己年年都会带着老伴儿骑车看杏花，今年过来尤其舒心。“主要是因为去年年底新修的袁马线平整多了，能比以前快5分钟到杏花广场。而且袁马线两旁也新栽了白皮松、高干红叶石楠、竹子等绿植，绿化也是更上一层楼。”赵爷爷拍了拍身旁老伴的胳膊，继续道：“总归是年纪大了，禁不起太颠簸的路，这条路的修整，对我们老年人是真友好。”如今，在袁马线上，有村民开着小汽车疾驰而过，有载着家人的三轮车缓缓行驶，还有三两行人漫步在这里观赏山下的杏花和路边的古朴民居。

飞进寻常百“杏”家
在这里，家家户户杏花扬

来自万荣县的市民李欢沿着袁马线向杏花广场走去，她的裙摆轻轻扬起落花，配上一旁错落有致的古朴民居，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。

“这杏花节我也是年年来，不过除过看杏花，我还特别关注杏果。一年光来一次是不够的。”李欢兴致勃勃地介绍着南吴村千亩杏花树的品种，“比较古老有百年历史的是白水杏，结出来的果子淡黄透白，好像果肉都要直接透出来；我最喜欢的还是胭脂杏，那杏子一半儿红彤彤的，特别像女孩子脸上的胭脂；还有秦杏……”除过杏子，李欢对杏脯也了解颇多：“我吃过咱南吴村制作的杏脯，肉质细密、酸甜可口，每年都得定两斤解馋。”而这，正是近年来南吴村“以花为媒、推广产业”助推全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成果。

南吴村对杏果品种的探索也不仅限于此。就在今年，皇甫乡党委、政府从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回10个新品种，分别是早金艳、早红艳、玫香、玫硕、丰园红、黄金油杏、珍珠油杏、开园、春华、黄金子杏。“只有不断引进新品种，推动杏树更新换代，才能适应市场需求，保障群众稳定增收。”万荣县委常委、皇甫乡党委书记李哲说。

“在这里，家家户户杏花扬，已经形成产业了。”南吴包村干部潘森指着民居院落里的杏花树，介绍道。1995年出生的潘森去年才来的南吴村，他惊叹于当地梯田一层层的杏花，不仅有高的观赏价值，对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极为感叹种植杏花树给村民和乡村带来的切实好处，“南吴现在有3000亩杏树，每亩地的收入甚至能达到6000元至1万元，再加上杏树用工少、打药少、免施肥、成本低等优势，南吴村村民种植杏树的积极性异常高涨”。

“就拿袁马线这一路的民居来说，家家门前一定有杏树，春天结花，夏天结果，让村民腰包‘鼓’起来，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。”潘森说。

下午4时的袁马线上，走来一对务农夫妇，他俩正忙着往自己地里赶，就趁这会儿照顾一下杏树。“这条路，这个时间，我们天天走，杏花美，杏树结出来的果子更美！”他们说。

我的运城·视点

清风雅韵

咏春诗词一组

■刘雪芬

浣溪沙·浅春

未见枝头绽柳花，但闻莺语染轻霞。鹅黄浅绿蒽风加。 清气入怀时眼亮，好音惊客楚腰斜。独怜春嫩赋蒹葭。

沁园春·立春有贺

点点春光，袅袅春风，苒苒春更。看春云舒卷，春梅取次，春波潋滟，春燕轻盈。春陌寻春，春冰释旧，此际春和春意生。吟春者，一怀春华满，满目春明。 聆听春寄春情。却足处、春芽次第萌。竟踏春春醒，探春春近，偶闻春唤，遍觅春声。空里春禽，门头春胜，柳岸春枝柔暖倾。知何限，赋春时心醉，愿为春停。

春从天上来·立春

春叠春踪。处处觉春寒，鲜见春红。春草初醒，春柳当从。春雨唤起春爱。又春声春影，共春韵、暗寄春风。敞春怀，沐春阳皓露，春甸犹同。 春桃画春荏染，掠几朵春云，欲饰春容。的的春山，悠悠春水，春嫩亦是春工。对春亭春色，倾春酿、何必春浓。恨难逢。踏旧时春陌，难觅春葱。

玉蝴蝶·雪

漏夜信风无力，清寒漠漠，细缕纷纷。巷陌生烟，枝上竟染微云。杪身轻，纤纤素手，玉肩住，点点啼痕。若浮尘。不嗟远近，不诉离分。 殷勤。如蓬逐水，万舟将住，处处添银。景色何嘉，遍遮萧索寄声频。入田地，梅溪沁绿，落山川，客雁重温。续花魂。紫穹生瑞，蝶庆芳春。

踏莎行·冰蝴蝶

未有花红，谁招蝶舞。天寒春远谁之侣。纤姿薄翼玉玲珑，可怜不解严冬慕。 造化偏钟，多情暗注。今生不记来时路。梅香十里竟无缘，冰心原是霜云著。

春 雨

晓色空濛雨点轻，
东风欲拒柳还迎。
谁知燕剪连珠线，
湿我青丝入眼明。

西江月·春风

谁令柳丝纤软，谁邀燕子同行。谁于空里试阴晴。惊扰蛩虫清静。 欲捉调皮痕迹，难描自在莺鸣。半池春水皱纹生。醉了枝头红杏。

春 柳

春寒未减似烟轻，
缕缕新黄色转明。
几树柔丝频作响，
东风无意乱调筝。

西江月·春雪

万里银妆清雅，几枝红萼独明。冷风摇落柳条星。欲去还留难定。 打破春之曛暖，送来玉的晶莹。画眉声起斗参横。偏把风流吟咏。

临江仙·双燕子

一样寻常院落，不同村外人家。门前几树柳丝斜。问谁知冷暖，清啭燕儿呀。 剪剪风来难住，微微翼动烟纱。芥舟浮水共流霞。陋檐堪挡雨，无意万千花。

临江仙·盼春

许是东风离别久，迟迟未肯敲门。旧时梅念旧时人。鹊无千里信，何怨等闲身。 欲折一枝随我去，冰颜消减三分。怎教私欲断痴魂。深情藏玉骨，雅意寄芳春。

行香子·春临

谁自殷勤，枝上暄新。一双青令宿情温。邀来书客，唤取佳人。赴东风约，杏花宴，万家村。 莺声流啭，姝颜如寄，乐然无拘任天真。纸鸢在手，柳笛攒唇。但减些寒，忘些累，少些嗔。

文化茶座

魁星阁古今

■张秋明

在新绛、全省乃至全国，乡间村庄遗存着大小不等的各种庙宇、楼阁，有供奉上天之神的，有供奉地界之神的，也有供奉凡间之神的，唯独魁星阁供奉的是主宰文章兴衰之神的“魁星爷”。

魁星，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灵，奎星的俗称。相传，魁星是个才子，曾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三元。在殿试之时，皇帝见他相貌丑陋，跛脚加麻子，就问他为什么脸上长了这么多斑点？魁星答道：“麻面满天星。”皇帝又问他的脚为什么跛？魁星又答道：“独脚跳龙门。”皇帝听完魁星的回答龙颜大悦，高兴之下就点了魁星做了状元。天上的玉皇大帝闻听此事后，也深惜其人，赐朱笔一支，命其掌管人间科举文运。

汉代纬书《孝经援神契》中有“奎主文章”之说，后世遂建奎星阁（楼）并塑神像崇祀。元代范椁《寄题集贤周司直悠然阁》诗：“番阳东下万山围，魁阁峥嵘面翠微。”在儒士学子的心目中，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读书人为图个吉利，使自己高中状元，也可使家人“试”途光明，纷纷供奉起魁星来。

早在宋代，读书人就有信奉魁星和魁星点斗的风俗，而在明、清大为流行。通常人们在吉祥图案里把魁星画成一脚站鳌头、一脚向上后踢的形象，取“魁星点斗、独占鳌头”的祥瑞，独占鳌头就是考试得第一名意思。

隋炀帝大业三年，即公元607年，开设进士科，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。那时，虽然各地已建有魁星阁，也兴盛读书人祭祀魁星，但魁星阁（楼）作为文庙（孔子庙）配属物，并“春秋仲日上丁致祭”，“州县官行释奠之礼”，则始于唐代。到了明代，学子们纷纷效仿，考试前到魁星阁祭拜魁星，乞求保佑自己金榜题名。

原先魁星的“魁”，不是这个“魁”字，而是“奎”。清代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魁》说，神像“不能像奎，而改奎为魁。又不能像魁，而取之字形，为鬼举足而起其斗”。于是，奎星变成现今的魁星，奎星阁就变成魁星阁（楼）了。

在魁星阁（楼）供奉的魁星中，魁星神像头部像鬼，一脚向后翘起，如“魁”字的在弯钩；一手捧斗，如“魁”字中间的“斗”字，一手执笔，意思是用笔点定中考试人的姓名。加之“魁”有“首”之意，即“魁星点斗，独占鳌头”。

乾隆年间，在南京阁老山的主峰上，一得道高僧云游到此，站在山顶，看见阁老山村南一山平地突起，挺拔高耸，很有气魄，遂上山巡视，而且阁老山周围依山皆星，南山为火，北山为水，东西两山一金一木，四星睡在土星之中，正合五星聚魁之意，欲在此修一座魁星庙，日后定会庇佑读书人。

此件事被附近村庄的两个有名望的冯士衅、赵普知道后，召集当地村中百姓，募化衣善，各捐己资，在南山之阳筑地选址，不到数月，一座精巧灵秀，金碧辉煌的魁星老爷阁耸立在南山之上，并专门从南石山请来石匠，勒石纪念。

说来也巧，自从魁星阁修成后，这里名儒辈出，周围村庄先后考中过许多举人和秀才，十分灵验。直到上世纪末，这里仍是文化之乡，人才辈出。

清同治年间刻石的西安碑林收藏碑拓《魁星点斗图》《魁星点斗刻石》，是以儒家修养的准则“正心修身，克己复礼”八字组成魁星形象。图中魁星左手托砚，右手执笔，一脚翘起托一“斗”字，一脚立“鳌”字上，也是取“魁星点斗，独占鳌头”之意，非常形象生动。

抗战时期，费孝通先生与燕京大学曾合作建立过一个社会学研究室，为躲避日军轰炸，将研究室迁至云南昆明东郊呈贡区古城村的魁星阁。学者们的研究从近代工商业影响的农村开始，进而推至农村手工业，一直到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等。也许是偶然的巧合，聚集在魁星阁中的成员，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星阁名副其实。

直至现在，魁星阁仍然是民间百姓祭祀的主要场所之一。虽然祭祀的方式有些变化，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盼延续至今，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。

人物志

晚明时期的内阁首辅韩爌

■祁世坤

在永济市韩阳镇之东，有一数十户人家的村庄韩家坟，村名由来是因此处有明朝阁院学士、内阁首辅韩爌的祖茔。这是一处依山面水的风水宝地，东依中条山麓，西望黄河流水，韩爌和他的祖辈、父母、兄嫂之墓皆序列其中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韩爌之父韩楫的墓室曾被打开。由石门进入前厅，再到椁室，这里是韩楫的灵寝，室顶有篆刻题额“明中议大夫通政韩公之藏”，正室的两旁为耳室，是其妻和续弦的灵寝，分别有明敕孺人和明诰封恭人的篆刻题额。墓顶一律青石雕磨，石条之间的缝隙据说是生铁水灌注。椁室内唯见破碎的棺椁板块和风化了的衣物残片，由此而知墓室早已被掘盗。韩楫墓室还有奉天敕命的御书题记，显然是韩爌在朝当政时所建，这也当是父因子荣吧。其实韩爌本人的官场生涯也并非没有坎坷，也曾起起落落。原因便在于他同阉党魏忠贤之间的较量。

韩爌生于公元1566年，卒于1644年，一生历经了晚明时期的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四朝。这个时期，宦官魏忠贤的宦党和官僚阶层的东林党，围绕朝政和国本斗争时见激烈，其中还有东林党和其他诸多小党间的纠葛。国本之争是指立太子、选后妃这两个涉及“国之根本”的问题。特别是明末天启和崇祯这两朝，宦党和东林党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。

韩爌自二十多岁入列万历朝进士，步入仕途，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赞机务。天启皇帝即位，又加封他为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，后再加封太子少保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少傅、太子太傅、建极殿大学士、内阁首辅。天启朝时，重用宦官魏忠贤和皇帝的奶母客氏，时称“客魏”。东林党人的杨涟、左光斗等在国本之争中，通过移宫案、红丸案和先前的梃击案，一度把持朝政，形成了“众正盈朝”局面。如在红丸案中，东林党攻击首辅方从哲，方为小党“浙党”领袖，“时大学士韩爌述进药始末，为从哲解”（《明史列传》），说明虽然韩爌是东林党人，但他还是从实情出发，说了公道话。有评他“尚能公允，与浙党诸臣能够共处”，而后首辅方从哲在重压之下以乞求去职结束。

泰昌帝一死，东林党又上演“移宫案”大戏，后为天启皇帝所识。天启六年，为陷害东林党，宦党撰修《三朝要典》为三大案翻案，东林党营造的“众正盈朝”局面不复存在。《胜朝彤史拾遗》载：“至天启五年九月诏谕群臣……由此党难大起，而国运随之，其祸自移宫始。”东林党成员杨涟、左光斗等被杀，领袖高攀龙自尽，东林党从而遭到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残酷打击。天启年间，收录有一份东林党309人的名单，亦见东林党人当时在朝的势力。

韩爌在朝为政期间，也正是宦官魏忠贤横行之时，同魏忠贤的斗争或明或暗也总是伴随着他。魏忠贤原是靠巴结皇帝的生母和乳母而得以入朝的大宦，深得天启皇帝即明熹宗的宠信。其掌握了特务机关“东厂”“西厂”，拥有一批爪牙锦衣卫，如“五虎”“五彪”“十狗”“十孩儿”“四十孙”等。当时“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”，魏忠贤对反对他们的东林党人的迫害极其残酷，而那些惧于魏忠贤威势，站在东林党人对立面的官僚，投其门庭为非作恶。人们憎恨他们，统称他们为“阉党”。魏忠贤耀武扬威于朝堂，以至朝中传称他为九千岁。有个浙江巡抚讨好他，给他建了祠堂，于是一些地方效仿，纷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。

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左副都御史杨涟给皇帝上疏，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。魏忠贤内心恐惧，求助时为大学士的韩爌。韩爌表示不予合作，魏忠贤从而怀恨在心。杨涟的奏疏随后又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，魏忠贤同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勾结，到熹宗面前哭诉冤枉，诬陷杨涟，致其下狱。而后又有大臣左光斗再上奏疏，指控魏忠贤三十二条斩首罪状。魏忠贤大施淫威，捕杀杨涟、左光斗等六人。人们感于杨、左等人的大义凛然，时称其为“六君子”。魏忠贤左右朝政，并假传圣旨，责备韩爌独霸内阁，使其他大臣形同伴食，以此罪名要对韩爌下手。韩爌迫于形势，只得向皇帝上疏，告退还乡。他在给天启皇帝的奏折中心事忡忡，隐含着告劝之语，希望皇帝“左右前后务近端良”“肃纪纲以肃朝宁”，劝皇帝不要相信魏宦，多听正义之臣的呼声。这事传到魏忠贤那里，他在韩爌回乡的三年里大施手段，给韩爌枉加罪名，又诬其贪赃白银两千两。对此，韩爌无处申诉表白，只得变卖田宅，借贷偿还。到了这种境地，韩已无片瓦之屋，只得寄住到先人墓地。

公元1627年，明熹宗去世，明思宗朱由检继位，这就是崇祯皇帝。崇祯皇帝对魏忠贤的作恶行径深有了解。韩爌在崇祯帝即位后被召回朝，复为首辅，他与李标、钱龙锡等人主治魏忠贤阉党案。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已经执政的崇祯核定魏忠贤和客氏的罪名。崇祯元年正月丁卯，下旨将魏忠贤、客氏和崔呈秀尸首公开凌迟斩首示众。此案为钦定逆案，之后客氏先被打死，魏忠贤改为充军凤阳，半路即自缢而亡。

正月戊子，魏忠贤之余党“五虎彪”被处置。二月，大举被天启废黜的东林党罪臣90多人。三月，启用第二批天启朝削夺官职的东林党罪臣77人。崇祯拨乱反正的两大步，一是诏毁《三朝要典》，二是订立阉党逆案。《明末纪事本末》载，二年春正月，召大学士韩爌、李标、钱龙锡等，……定逆案，……韩爌、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，仅列四五十人以请。（皇）上怒其不称……于是再诏韩爌、乔允升、曹于汴参订阉党名单，这样又充实到了267人。这三个人，分别名列《东林点将录》中的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、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、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。

韩爌作为朝中首辅，积极平反冤案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熊廷弼案。天启年间，后金努尔哈赤不断在辽东进攻明军，在萨尔浒大战明军大败后，朝廷又派老将熊廷弼出关指挥军事。公元1622年，清军向广宁进攻，由于巡抚王化贞临阵逃脱，造成熊军败退。然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打入牢房，而魏忠贤借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，声言交四万两白银可以免除一死，遭其拒责。魏忠贤恼羞成怒，又诬陷其贪污军饷，把其处死，又不准家属收尸。崇祯帝时，熊子上书，要求归葬其父。韩爌极力陈说熊案真相，指其完全是魏忠贤的冤杀并株连亲族，此案终以剖白，熊廷弼才得归葬。而韩爌却在崇祯皇帝手里因袁崇焕一事受到牵连，罢职回乡。后因袁崇焕一案，牵出钱龙锡案，改变了崇祯对东林党的倚重，转而重用“孤党”首辅周延儒、温体仁。三年十二月，大学士钱龙锡辞职，正月（1630年），首辅大学士韩爌致仕，三月大学士李标致仕，九月首辅大学士成基命辞职。己巳之变后，东林党内阁垮台。

袁崇焕一事的原委是这样的，正当明军在萨尔浒大战中节节败退时，袁崇焕带兵出击辽东，在宁远大战中打败后金军，而阉党却把功劳据为己有，迫使袁崇焕辞职。崇祯皇帝继位后，袁崇焕被启用为兵部尚书，负责指挥整个河北、辽东的军事。正当他重回宁远，整顿部队追击敌军时，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却出其不意地绕道龙井关大安口入长城，兵围京城。袁崇焕急忙带兵解围，而魏忠贤余党却制造谣言说是袁崇焕故意引后金兵进来。皇太极也极力施行反间计，造成袁崇焕与后金兵密谋约合的假象。多疑的崇祯皇帝信以为真，以引敌入关之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，其死时年仅46岁。这样，袁崇焕中进士时的座师韩爌亦受牵连，被罢职回乡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，李自成攻陷蒲州，逼迫韩爌出来相见，韩爌不从，贼兵便抓住韩爌的孙子进行威胁。韩爌只有一个孙子，于是只好出来拜见李自成，贼兵放了他的孙子。韩爌回家后，愤郁而死，终年八十岁。